

影海生涯

下

李翰祥



03703

影海生涯

原名：三十年细说从头

李翰祥 著

下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编辑：永安人 刘大敏

封面设计：徐步功

影海生涯

李翰祥

责任编辑 肖瑞连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江苏扬中县印刷厂 印刷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发行

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：31 插页：8 800千字

1987年8月第1版

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

书号：8267·158 每套（上、下册）定价：8.90元

严俊演李秀成奠定地位

园里面除了一个猴山之外，还有一只大象，当然也有狮子、老虎、大狗熊。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园外的一片响杨，小风一刮，哗啦啦的山响，如海门潮涌，似万马奔腾。每和严俊聊起儿时的景况，他都会兴致勃勃的讲个不停，因为他小时候和我一样，也在那片响杨底下踢过足球！

7岁的时候，严俊入了北平师大附小，和四十年代著名的性格演员夏霞同学，在学校的晚会里一齐演过话剧，颇得老师同学的赞赏。

小学毕业之后，父亲由日本学成归国，加以祖父的农商部又更调人事，所以举家迁到青岛，住的是沿海小洋房，前门沿胶济铁路，后门是碧海青天，风景优美得很。

严俊因利就便的进入了青岛的胶济铁路中学，据他说初恋是邻居的一位姑娘，模样是介乎林黛与李丽华之间！

你瞧这份巧劲儿的！

19岁那年，他又由青岛回到北平，考取了辅仁大学的化学系。由于七七事变爆发，家中的经济来源断绝，所以在辅仁上了几天课就到天津找他的叔父去了。于是由他叔父严华（周璇的第一任丈夫，绰号桃花太子）介绍，又到上海加入了国华公司。默默无闻的呆了半年，既然闲着没事，不如充实充实自己，所以趁空又考入了大夏大学。不过也没读多久，就由他的姑母严斐（刘琼的第一任太太，也是电影演员），介绍加入上海剧艺社，在璇宫戏院首次登台，演出《赛金花》中的解差。虽然是个闲角儿，但是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；虽然只是三五句对白，但嗓音清脆动作边式，加上标准的北京话字正腔圆，所以虽然只是几个过

场，也颇惹人注目；一出场观众的眼睛就为之一亮，把主角赛金花的戏都抢了个精光。想不到他这位解差，比起苏三起解的崇公道，还要讨俏。所以上艺的第二部戏——《陈圆圆》，就选他演主角吴三桂。第一次当上主角，当然要好心切，演戏跟写字画画一样，刻意求工反而会过犹不及。小时念私塾，老师常讲些写字的道理，听了虽觉粗俗不堪，但却很有道理，他说：

“写字别描，拉屎别瞧。”

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初稿，在“惠风和畅，天朗气清”的兰亭中，喝了几杯“曲水流觞”之后，熏熏然、飘飘然的大笔一挥，虽然涂抹添改之处甚多，但仍不失为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好字。不用说别人临摹，连王羲之自己回府重新誊了千百遍，也没有兰亭下写的好，原有的潇洒豪迈之气全部消失殆尽。从古到今大家常说“大笔一挥”，谁听过“小笔一挥”儿来？

所以《陈圆圆》中的吴三桂，在严俊的全神贯注之下，只演得“还不坏”而已，报纸上的批评也是“差强人意”四个字，可是接下来主演的《李秀成之死》（一名《李秀成殉国》），可就轰动一时了，观众捧场，舆论赞扬，因此奠定了他在话剧界的地位。

演了20多部戏之后，上艺因故解散。严俊和黄佐临、石挥、张伐、韩非、徐立、乔奇等9个人另组上海职业剧团，在卡尔登演出曹禺的《蜕变》，石挥的专员，严俊的马登科；石挥那时被誉为话剧皇帝，严俊在观众的眼中至少也是九千岁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加上把马登科的性格刻划得活灵活现，举手投足都使人觉得恰如其份，所以演了37场，场场客满，这种盛况打破了当年话剧的卖座纪录；如果不是日本宪兵队喝令禁演，恐怕不会让伦敦市上演的《万世巨星》专美于后了。

严俊与第一位夫人梅邨女士结婚的时候，正在舞台上演出《阿Q正传》，结婚的地点是在地地司咖啡馆。本来新婚之夜，

理应把戏停演一天，可是严俊事业心重，行了婚礼之后，仍然即刻赶场，于是连吃喜酒的朋友，都跟着新郎新娘去看戏，把卡尔登挤了个满堂红。可惜三天之后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阿Q也就被迫停了下来。之后严俊由姑父刘琼介绍加入了新华，本来要主演岳枫导演的《风雨同舟》，不知为什么片子停拍，给了他很大的打击。事后新华改组华影，网罗了国内所有的大牌明星，严俊只能在一些戏里屈居配角，使他牺牲了舞台上的成就，埋没在华影里。

这时，他最要好的朋友是导演屠光启，两个有如杨家将中的焦赞、孟良，经常是出双入对，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；穿着打扮也是一样：一样的西装，一样的皮鞋，一样的衬衫，一样的领带，连袜子底裤的牌子、花纹都是一样的。难怪老屠一离阳世，老严就跟着入了阴曹。前后脚儿还不到两个月。

所以屠导严演的电影也的确不少，不过严俊第一部演出的电影是李萍倩导演的《贵妇风流》，是粤籍明星李绮年和孙敏、杨志卿主演的，严俊在戏里只演一个敲诈李绮年的小流氓。在他作演员时所有的戏里，我对他饰演《万古流芳》外国人的记忆最深。那好象是1943年的华影出品，女主角是李香兰、陈云裳，男主角是王引，严俊的戏很少，但极为突出。所以在1944年里，他演出戏的部数是上海所有演员之冠，一年演出了7部：

《情海沧桑》：王引导，胡枫、王丹凤、严俊、黄河合演。

《天从人愿》：岳枫导，胡枫、严俊、凤凰合演。

《乐府烟云》：何兆璋导，李红、舒适、严俊合演。

《吸血魔鬼》：徐欣夫导，顾梅君、严俊、孙敏演。

《草木皆兵》：朱石麟导，严俊、陈琦演。

《奋斗》：屠光启导，童月娟、严俊、欧阳莎菲演。

《大富人家》：屠光启导，严俊、顾也鲁、王丹凤演。

1945年演出了《笑声泪痕》：李萍倩导，严俊、张帆演。

1946年没有纪录，据说他又演了一个时期舞台剧，酬劳高达伪币40万之多（徐立、顾也鲁都是20万）。

1947年又演出了《青青河边草》等16部。

1950年严俊到了香港，参加张善琨的长城公司，一连串主演了几部戏，都是轰动一时。当时的严俊，几乎比如今的成龙、许冠文都红。他所演的戏不是岳枫就是李萍倩导演的：

《荡妇心》：岳枫导，白光、严俊主演。

《一代妖姬》：李萍倩导，白光、严俊主演。

《花街》：岳枫导，周璇、严俊主演。

《说谎世界》：李萍倩导，李丽华、严俊主演。

《血染海棠红》（1951）：岳枫导，白光、严俊、高占飞、韩非主演。

《新红楼梦》：岳枫导，夏梦、严俊主演。

《门》：李萍倩导，夏梦、严俊主演。

《枇杷巷》：陶秦导，严俊、孙景璐、陈娟主演。

《狂风之夜》：陶秦导，严俊、陈娟娟、孙景璐、陈娟主演。

《秋海棠》：王引导演，严俊、韦伟、张翠英主演。

1951年的11月份，开始执行导演工作，首部作品是永华公司的《巫山盟》。到他退出影坛止，前后共导演了影片40部，这中间有时仍参加演员工作，其他多数自导自演，所以，约略统计他主演的影片，不下百部之多。

由1943年始，至1973年他退出影坛为止，前后整整三十年，以他演与导的量来讲，是相当可观的。至于哪一部演得好，哪一部导得好，可是见仁见智，各花入各眼了，要留给各位影评家们下定论了。

我认为萧铜兄对他的评语很中肯：

“……‘长袖善舞，趋吉避凶’……”

他一生勤俭，好强，努力不懈，没有什么不良嗜好，不赌，不嫖，省吃，俭用。年轻的时候，唯一用钱不心疼的，是在穿衣服方面。他认为明星的服装，理应走在时代的前面，穿着不仅要摩登，更要有型有款，举止不只要大方，更要潇洒飘逸；买卖股票是正经生意，不能算赌；年轻时多交几个女朋友，是正常交际，也谈不上嫖。退出影坛后，转入商界，更是敬业乐业，安份守己的埋头苦干。

严俊虽然有时难免暴躁一点儿，但脾气总是朝自己人发，看见外人，不管心里多烦躁，也是面带笑容好言相向，尽量的不留痕迹。其实他的胆子很小，经过树底下，都会走快两步，生怕树叶掉下来砸着。俭朴是美德，不过他有时确是过份了些。记得他第一次在台湾心脏病发的时候，住在敦化北路的宏恩医院里，本来已经昏迷不醒几回，甚至有一次连脉搏都停了下来，经过急救之后，总算安然无事。之后，医生要他打一种针，据说价钱相当可观，本来一针可以供6个人的用量，如果同时没有别的病人，药一打开就要1个人付钱了，其他的5针等于作废。严二爷一听，打1针花6针钱，怎么可以，一生都没干过这种傻事，所以无论如何要等够有了其他5个病人，才肯打开那只针药。结果一天不闻人声，两天也不见人影，好象那几天忽然健康起来，又不能象演义务戏的一般，找几个朋友踹踹红票什么的，等到第三天，连和颜悦色的医生也火了，严重警告他，只有两项选择：“省钱还是省命！”严二爷这才在亲友的劝解下一咬牙关，肯定的点了点头。

他的一生，视朱子治家格言为座右铭，所以：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。”

胡金铨跟严俊做过副导

最美丽的女记者林冰，带着几位跑影剧新闻的朋友们到我的棚里看拍戏，聊天说地之余，忽然冒出一句：“你一向跟严俊不和，干吗还要跟他一块儿搞和合公司？”

这句话问得很突然，我也不明白她怎会有这种想法，就回了她一句：“谁说我跟严俊不和？”

“你喽，你的三十年说的喽。”

“噢！”我这才明白过来。我说：“三十年到现在为止，连十年还没有说完，刚刚说完了我和他分手，还没得复合的时候哪！你看过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么？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说：‘话说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’吗？”

接着又有人叫我谈严俊的威水史，我说先谈谈跟过他的副导演罢！

第一个跟严俊作副导演的是我和姜南，底下到《红娃》和《春天不是读书天》的时期，就是姜南和胡金铨了。那天无线电视来访问我，我告诉他们，胡金铨曾经跟过严俊，他们都非常惊讶，认为简直不可能。我说怎么？难道胡导演是石头里跳出来的不成？老实讲，小胡还跟我作过《倩女幽魂》和《梁祝》的助导呢。

接着下来跟过严俊的是何梦华、黄枫、陈一新（原名陈又新）。除了陈一新之外，都作了导演。我拍过《貂蝉》和《江山美人》之后，本想以《倾国倾城》为片名，分拍历代四个名女人的故事，以一笑倾城，再笑倾国的褒姒为首，底下的西施、王昭君、杨贵妃，原预算分为上下两集的，每集写两个女人；内定乐蒂演褒姒，尤敏演西施，李丽华演杨贵妃，林黛演王昭君，当代

的四大女星，演古代的四大美人。本来是个不错的设想，可惜因为王昭君和杨贵妃一拍上手，布景、服装、道具的成本都相当庞大，恨不得一分为二才合算，二归一岂不成本更高？所以就决定各成单元。之后我在邵氏完成了《杨贵妃》和《王昭君》，在自己的国联公司，与台制合作拍了《西施》，《姐己》则由邵氏的岳枫导演，由韩国影帝申荣钧和林黛分饰纣王和姐己。

拍《杨贵妃》的时候，严俊已经和李丽华结为夫妇，所以风流倜傥的戏剧祖师唐明皇就请了严二爷饰演。我第一部导演《雪里红》时，曾和小咪姐合作过，作导演又是跟严俊出道的，所以大家都是老朋友了，脾气秉性彼此都相当熟习，合作起来也就驾轻就熟。他们夫妻俩对工作的态度，都是最模范的，从无迟到早退的事；不管多热的天，他们都是一早化好妆坐在片场中等，除了去洗手间之外，永不离厂棚半步；看情况要拍到自己了，就把服装穿好，绝不等场务三催四请。小咪姐尤其特别，一早进厂，就把服装穿戴整齐，坐在片场一角，轻轻的和同人们说说笑笑；气温35度的天气，片场里起码超过40度，她仍然披挂整齐，全副装备的安然稳坐。最令人佩服的是滴汗不出，有道是心静自然凉也！

严俊本身是导演，但别人导他戏的时候，绝对服服贴贴，从不多一句口，导演怎么说，他就怎么演，绝无意见，也绝不批评；对白写得再绕脖子，也想办法把他念顺喽，绝不更改一个字；镜头地位摆得再别扭，他也一声不出，总把不顺的步伐想办法走熟喽：这样的工作态度，恐怕现在一个也找不到了吧？

日本的沟口健二（曾以《雨月物语》得奖）曾经导过京町子主演的《杨贵妃》，演唐明皇的是森雅之。严二爷和他比起来，总觉得欠缺些什么，开始我想不明白，有一天拍《杨贵妃》吊死在马嵬坡的场面，他大声疾呼“玉环、玉环”的时候，我才恍然大悟，那苍老沙哑的声音，几乎和他演《翠翠》的老祖父一模

一样。这说明他的唐明皇还没脱开摆渡头老大爷的影子，而森雅之高贵的气质才象喜欢音乐、才情豪放的唐明皇。

严俊最后在邵氏拍的几部戏《铁罗汉》、《红辣椒》多数都是动作片。他是位演技派演员出身的导演，对动作片偶一为之，也许还有些兴趣，但叫他乐此不疲的一部连一部的拍下去，可就索然无味了。所以也就越拍越不理想起来，结果是拍到八九不离十的时候，交由当时专门替别人补戏的程刚，因此严俊和邵氏制片部彼此都有些不满。

其实严俊在永华时期，拍的黑白片《红娃》，其中大庙一场的打斗，还真是精彩万分，既紧张又刺激，比起后来岳老爷导的《红娃》，要好得多。可惜后来底片毁于片仓失火。

拉严俊一起合组公司

那时我在台湾，刚拍完中制厂的《扬子江风云》（原名《一寸山河一寸血》），演卓寡妇的是小咪姐李丽华，她在片厂曾经吐露过严二爷在邵氏不大得意的内情。刚好我那时也为了国联的债务，搞到日思夜虑，想不到“扬”片拍好之后，又因故禁演，一年之后才能在台湾和观众们见面。也许禁演而增加了观众对这部影片注意的关系，上映后的盛况，居然是意料之外的。台北首轮票房记录，是新台币500多万，打破了当时的纪录（不是梁祝的纪录，虽然如今台北市的首轮收入有3000多万的纪录，但以“梁祝”时的票价来比，仍是“梁祝”领先的）。所以我在片商们眼中的行情，又直线上升，有几位片商希望和我长期合作，条件最优厚的是锦华公司的杜桐荪先生所提出的。当时我就提出拉严俊一起合组公司的计划，杜先生也慨然应允，就这样，我们一对难兄难弟，又在香港的美丽华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，宣布合组“和

合影业公司”。

当时的合伙人还有张善琨兄，可惜严俊到了台湾之后，很多人在他耳头根子底下乱嗡嗡，他们说：“李翰祥欠了一屁股两肋债，跟他合作还得了！”有人说：“李翰祥大手大脚的花惯用惯，何必受他连累！”严二爷一向小心，越听越怕，于是他刚拍完了《一只凤凰一只鸡》之后，和合既不和也不合了，凤去楼空，鸡飞蛋打。于是有人又说和合的名字本来就不吉祥，《一只凤凰一只鸡》又起得不好听，和合二仙中谁是凤凰，谁是鸡？

更想不到的，片子拍成之后，由于有抄袭《姊妹易嫁》之嫌，所以准演证迟迟未能发下，其实他们想搞的是我，严俊只是被殃及池鱼而已。原因我拍了一部《四季花开》，有人到新闻局告密，说是抄袭大陆的《花为媒》，于是明令禁演。其实要讲抄袭，我和邵氏的两部《七仙女》，全部歌词，全部曲调，几乎和大陆的《天仙配》，丝毫不差，说是周蓝萍作曲，简直是笑谈。怪就怪在《七仙女》毫无问题，因为代理我发行台湾版权的联邦公司，长袖善舞，办法多多，所以姜太公在此，百无禁忌，泰山石都敢当，何况小小的抄袭问题？可是《四季花开》不行，发行人易了位，有人从中作梗也。何人？读者诸君！公仔何必画出肠？司马昭之心，路人岂能不见？

《一只凤凰一只鸡》结果还是通过上演了，不过中间的过程，可就不足以向外道了。小咪姐甚至于都去求夫人了，四季的花一朵都没开，可凤凰已经单展翅了，无奈生意也是小猫三只四只，锦华公司因而紧而不滑，我开始要和严二爷合作的一片好心，也变成了驴肝肺了！

可是我一点都不怪严俊，因为那些商人，吃肉啃骨头，连渣都不会吐一口的，何况严二爷又是个耳朵根子奇软无比的人。

就因为如此，金洋银行散伙，国际合众银行也有了意见，虽然在董浩云先生的亚美任职，也只是职业，而不是事业，郁郁寡

欢的情况是可以想象得到的。否则的话，他虽然体弱多病，但以美国医药科技之发达，设备之完美，怎么会轻易丧生？无论如何，我希望不是又因为打一针而要花六针钱的故事重演。

严俊一向演小人物著称

严俊一向以演小人物著称（《蜕变》的马登科），当然演反派更拿手（《万古流芳》的洋人，《一代妖姬》的大帅和《枇杷巷》的黑三），演秋海棠可就不如吕玉堃了，演大学生或大少爷气质上不如刘琼，演花街型的小葫芦又不如石挥（《我这一辈子》）、谢添（《林家铺子》）了。当然蓝马更是什么角色都维肖维妙，但严俊的黑三，绝不在蓝马《群魔乱舞》的小刘三儿之下了。

老一辈的电影演员中，赵丹是专门演传记片的，《林则徐》、《李时珍》、《武训》、《聂耳》……假使唐明皇由赵丹饰演，帝王的高贵气质，和艺术家的风范，一定会胜过严俊的；但演一个卖硬面饽饽的老头，那严俊和石挥、谢添就各有所长了。

《杨贵妃》刚刚拍近尾声，我又开拍了一部李丽华主演的《武则天》，唐高宗由皇帝小生赵雷饰演，严俊在戏里客串耿直、倔强的大臣徐有功，倒也演得刚劲、强硬。因为严二爷票过京戏，所以说话都讲究“喷口”（那时还是现场录音）。的确，他在为导演方沛霖筹款的大义演戏里，演刘瑾还真是一绝。演出的地点，是在以前香港的中央戏院。他黄钟大吕的嗓子，把整个戏院都震得嗡嗡山响，还真是气死金少山，不让裘盛戎。比起石挥在北平长安戏院演的刘瑾可强上一百倍了。

电影界里程刚的京戏也唱得不错，但比起严二爷还差着一大截呢，不过唱来唱去就有一句《法门寺》，所以有人背地里叫他

活刘瑾，又叫他严大胆，因为刘瑾有一句唱词：

“好一个大胆的郾坞知县……”

其实严俊的胆儿，可真不大；所以说，他擅于“趋吉避凶”，可圈可点，哪儿凉快哪躲着，何必惹麻烦。

严俊作演员时，大小公司都拍过，和他合作的电影公司，还真是多姿多彩；作导演时也因为他的长袖善舞，流动性很大，永华、轩轅、电懋、邵氏，自己的国泰、金龙和跟我两个人的和合。说起来也巧得很，他前后导了41部影片，第一部导了《巫山盟》之后，我就跟着他拍《翠翠》，倒数第二部我们又一起组公司拍了《一只凤凰一只鸡》，我们哥儿俩还真是小猫吃小鱼，有头有尾！

严俊死于“痰堵门儿”

严二爷还真是守身如执玉，公事私事都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两脚窝儿。他绝少领别人的人情，因为人情债难还；也绝少施舍人情，因为善门难开。片厂的演员、导演，有时天气大热，大家都汗流浹背的，会彼此请喝汽水啤酒，或吃些苹果、柿子、大鸭梨之类的。影圈把这种请客的行为，叫作万岁。比较起来，大概如今也在“细说当年”的狄娜出手最豪放，有她戏的时候，经常会听见“狄娜小姐万岁”，陈萍也是以万岁出名的，恬妮虽然也是出名的犹太，但也会在每部戏里万岁几次。可是严二爷演了100部影片，导了40部电影，不用说万岁，千岁都没来过，因为他的确是“人无百岁好，常怀千岁忧”的！

昨天有人由美国返港，讲起严俊故世的医院，是离纽约两个钟头汽车路程的长岛一间医院里。医生完全依他的病情，心脏兼糖尿病治理，万想不到最后是一口痰卡在喉咙里，想咽咽不下，

想吐又丹田无力。特别护士在18日一时发现之后，即刻通知医生抢救，但已回天乏术，不死于心脏，也不死于糖尿，而是死于北方人所谓的“痰堵门儿”！

电影圈的人，多数都是鬼灵精，所以说出话来也经常是缺德带冒烟儿。有人替严俊、李丽华夫妇起了个绰号，个别的绰号易想，二位一体就比较难一点，七侠五义的丁兆蓝、丁兆惠人称“双侠”，老舍笔下李氏兄弟人称“黑白李”，三国有关“大小乔”，南唐有“大小周后”，曹雪芹笔下的尤二姐、尤三姐人称“红楼二尤”，严氏夫妇的绰号就是“红楼二尤”（犹），原来红楼上住着的两位犹太。

也许早年间娱乐界的角儿和明星，死后多是身后萧条的关系吧，所以他们两位都是既勤且俭的。不过小咪姐该花的钱，绝对不省。有人说会用钱的人把钱用在刀口上，不会使钱的人把钱花在刀背儿上，我就属于第二种。严俊是刀口刀背全不用，因为他的刀早已入了鞘。可是小咪姐不然，记得片厂一个电灯匠由天桥上摔了下来，小咪姐马上拿出1000块，叫制片把他送入医院，并且吩咐叫他安心静养，医药费多少由她一人包起；严二爷可不行，因为他还要防患未然呢，要自己有个三长两短，也是自摸，平和，不求人，不需要别人周济。

姜南想起严俊的往事

这两三月来，影视圈的朋友三长两短还真不少，屠光启带头，接着是电视艺员高岗、莎莎，紧跟着又是严俊、宗伯伯，还真叫人触目惊心，电影界的老人们都有点不寒而栗起来。

记得以前四川有五老七贤，五老中一个跟一个的入了地府，第四老死的那天，消息传到第五老的耳中，他老太爷叫童子研墨

展纸，提笔疾书了一副对联：

五老中仅余二人，惊君又去，

九泉下若逢三友，说我就来！

既工整又潇洒，其实超过耳顺之年，惊也不必惊了。

有人说我的笔下，对严俊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，连挖苦带损，其实从听到他故去之后，还真想替他写些歌功颂德的文章，无奈挖空了心思，也想不起多少，昨天在片场中间姜南：

“帮我想想，想几件老严生前得意露脸的事，人死不结怨，何况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怨呢，想想，好好想想。”

姜南还真的马上点了根香烟，吸了一口之后，搜索枯肠了半晌，说了几件我以前都写过的事，什么林黛不叫他坐汽车，他也起誓发愿的要买一辆了，结果买了一辆自行车，什么吃饭不喝咖啡，算是付小帐了，什么……总之没一件新鲜的，三支烟都烧完了，他忽然想起一件来。

有一年，姜南、刘恩甲和我，一齐陪着严俊、林黛，到弥敦道佐敦道口的一家电器行买收音机，左挑右选之后，觉得不是价钱太高，就是样子不满意。有一套三用的电唱机，样子好，牌子也不错，就是价钱太高，小林黛刚要还价，严俊马上一拉她的衣襟：

“别忙，等旁边那个老外走了，再还钱，老外跟我们两个价码，别叫经理为难！”

他说的老外原来是一对中年夫妇，没想到他刚一说完，那位外国男士上下那么一打量他，和身边的太太嘀咕了几句之后，到严俊面前，用字正腔圆的北京话说：

“原来是严先生，我们两老外都看过您演的《翠翠》，好，演得真好！”

我们一看严二爷，好！脸象块大红布，象喝了一瓶老外造的白兰地一样！

有一句俗话，“隔行如隔山”，所谓“行”者，就是经常说的“五行八作”，其实何止五行，三百六十行都未必包得全。电影圈就不止一行，发行，制片，以及片厂管理，戏院经营，都是单独成行，不是一码子事。

制片中的编导演还勉强算比较接近的，演而优则导的很多例子，导而优则制片、发行的就微乎其微了；即使有，成功的机会也是凤毛麟角，就算暂时看着满风光，结果还是被发行的片商们，吃得连骨头儿都剩不下了。

我的国联，和张彻的长弓都是很好的例子，就是精打细算的严俊，也被发行吃得哑吧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

就拿新加坡的国泰来说吧，表面看起来是个大机构，会计制度非常健全，可是他们代别人发行的帐目，就是一塌糊涂，令人难以理解。

严俊卖片损失21万元

他们与我国联公司的关系，绝非合作，只是买我星马地区的版权。台湾地区是我另和联邦公司签的合约，其他泰国、菲律宾、越南、北美都跟他们毫无关系。开始的几部，《七仙女》、《状元及第》、《西施》上下集、《几度夕阳红》上下集，还是交由他们代理的，其他全是10年为期卖断的。他们交钱，国联交片，谈不上谁欠谁！前6部他们认为《几度夕阳红》是一集，所以只算交了5部，算我差一部片子未交，可是他们在星马上映的时候，仍是分为上下集的，他们的话就等于圣旨。不要以为代理发行就可以多分几个钱，他不说你欠他已经满客气了，宣传费就能算得你鼻青脸肿，交际费更是没底没边儿，说不定在台北北投吃裸体陪酒的“花”帐也记在里边。你还想分帐，那岂不是异想天开？